

青鸾

爱小说

杜子藤

著

“贱贱有逆”

XIANJIAN YOUNG



谁说下等贱女，
就不受人爱了？

问世间何事最悲催，
最悲不过腐女遇上鸭

搞怪小职员，腹黑大少爷，嘴贱一对，人贱一双。

都市小白文，天雷阵阵

笑料百出，请各位自带避雷针



我本只打算来见识一下腐界水深浅的，岂料，一头扎进神棍怀，从此雏女变妇人……

出版社

《相贱有逆》

杜子藤

XIANGJIAN
YOUN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贱有逆 / 杜子藤著.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493-1446-1

I. ①相…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8126 号

相贱有逆

杜子藤 著

责任编辑	邱建国 陈启辉
美术编辑	杨 青
排版制作	邓娟娟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编辑部电话	(0791)88595397
发行部电话	(0791)88517295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93-1446-1
定 价	19.8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2—90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与大灰狼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001

“我是男公关，怎么会占你的便宜，我都是让女人占便宜的。而且你不点我的台，我又怎么会赖上你呢，难道你醉得忘记昨晚可是你邀请我跟你一起的？”大灰狼风情万种地用胳膊支着脑袋，极力营造着强权下受害者的形象，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诡异的光泽。

2 灰姑娘偷偷溜进豪华舞会 029

“啊！劈腿？”我的话犹如一道闪电，一下子击中了饶辰身后的那个女人，她在一旁疑似听出了问题的关键，皱着眉头向饶辰撒着娇，“饶少，你劈腿？你什么时候学会劈腿的，她值得你这么做吗？”

3 游艇上发生抢劫事件 063

我心里顿时直发毛，我可不想像“那船，那人，那项链”里面一样，去演绎一段肝肠寸断的罗曼史。待真正要翻船的时候，我变得惊恐不安起来，也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话说，我现在想起自己不会游泳，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带着哭腔，嚷道。

4 他真是个谜一样的男子 093

我硬生生地吞了一口口水，望着眼前如山峰般挺拔的男人，有点不敢相信竟然会是那个忧郁帅气的钢琴师。只是，他突然翻窗闯入人家的小窝想干什么，是想发横财还是劫色啊？好像两样都不是吧。他身上还淌着血，貌似有伤。



5 五千万,从此你我各不相干 123

“喜欢你?当然。”饶辰笑容慵懒,疑似也不想再与她转弯抹角了,便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那个时候确实很喜欢你。不过,有趣的玩具当然能带给主人一时的兴趣。你当时能满足我,我自然会喜欢你,可是现在我不需要你,你也该知道自己的价值,一个月的时间就拿到公司的广告,你也没损失什么!”

6 我要在这等他一个月 153

女人没有回话,像在思考着什么。隔了好一会儿,她才把目光定在了我的脸上,疑似想起了什么,不由得一笑,朝我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我一直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明哲会将你救出海中,事后又在医院外用烟雾弹让你脱困,现在一看……你跟他在一起多久了?”

7 恐怖女郎从海外归来 185

饶辰的脸色微微一变,被明哲的话惹得怒火在心中燃烧:“你对你自己是不是太有自信了?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每个女人都是公主,但是公主身边只能有一个王子,剩下的男人就只能是骑士。而她的王子,是我!”

8 记忆被隔离,骑士代替了王子 217

我自虐似的用手敲了敲脑袋,明哲立刻抓住我的手,注视着我的目光中都流露出心疼之意:“别这样,你若想不起来他没关系。你现在只要记住我就行了,记住这儿是我们的家,以前的事能不能寻回都无所谓,因为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第一章 与大灰狼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我是男公关，怎么会占你的便宜，我都是让女人占便宜的。而且你不点我的台，我又怎么会赖上你呢，难道你醉得忘记昨晚可是你邀请我跟你一起的？”大灰狼风情万种地用胳膊支着脑袋，极力营造着强权下受害者的形象，深幽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诡异的光泽。



我的名字叫林车车，今年二十三岁，在华瑞房地产公司营销部 B 组当一名小小的售楼员。整日稀里糊涂地跟着组织走，四处见缝插针地发着名片。

今天，和往常一样，当第一缕晨光从窗外洒进，我便从梦中醒了过来。谁知睁开眼时，一张俊俏的脸蛋荒唐至极地出现在了 my 的面前。

呃……这只大灰狼是谁啊，虽然长得很帅，但是也不能这么赤裸裸恬不知耻地躺在我的身边吧？

我被吓坏了，惊恐地眨巴着眼睛瞄了一眼满是倦容的大灰狼，脑中逐渐出现了百分之四十的疑惑，以及百分之六十的恐慌。随后，我垂下脑袋看了看自己赤裸裸的身子，那还在迷糊的细胞霎时全苏醒了过来。一个激灵，我想起这只大灰狼是昨晚我跟死党马媛利去 PUB 时嚷着说要买下来，假装自己男朋友去同学会走走过场的鸭子。

因为人家下个礼拜天要参加大学同学会，可是又很怕那些人会嘴巴咧到后脑勺地嘲笑我，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没人要。

可是，怎么一眨眼大灰狼就在我的床上了？

这次真的亏大了，我本只是打算跟马媛利那个资深腐女来见识一下腐界水深浅的。现在好了，一头扎进美男怀，从此雏女变妇人不说，还是被一只神棍风范的鸭子给玷污了！

我欲哭无泪，内心抓狂，面露丢了万把块钱的萎缩状。恍恍惚惚地在床上脑补三十分钟后，明白这件事情如果闹大会影响了自己的名





声，便打算神不知鬼不觉地先溜走。

哪知，就在我预备离开的那一刻，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很突然地伸了过来，抓住我的手腕将我往后一拉，我整个人猝不及防地撞在了一堵肉墙上。紧接着，我还来不及安抚自己那颗受惊的心，一阵略带委屈的话语声便在我的耳边幽幽地响起：“你真是个无情的女人。昨晚睡了我，一觉醒来就想这么不负责任地逃走吗？”

我被大灰狼的这句话雷得浑身晶莹剔透，十分憋屈地侧过头去望着他，却发现这厮好像被表情帝给附体了一样，脸上居然是一种贱贱中又混合着一抹傲娇的神情。我那颗玻璃心就顿时碎成了一地渣，拾都拾不回。

“谁睡了你啊！是你自己赖上我的，还把我给……你怎么不说你占了我便宜呢……”

“我是男公关，怎么会占你的便宜，我都是让女人占便宜的。而且你不点我的台，我又怎么会赖上你呢，难道你醉得忘记昨晚可是你邀请我跟你一起的？”大灰狼风情万种地用胳膊支着脑袋，极力营造着强权下受害者的形象，幽深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诡异的光泽。

天啊，打雷劈死这个厚颜无耻的人吧，怎么我一大早就遇上这么晦气的事呢！

大灰狼望着我那快憋屈成内伤的表情，也不知安了什么心，居然柔情地笑了笑：“喂，你叫什么名字？”

我压住心头的火气，冷冰冰地赏他一句：“关你什么事啊？”

大灰狼眨了眨眼，瞬间变了语气：“顾客，那在你离开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谈谈你昨晚的消费？”

“……”我默默地垂下眼眸，不言亦不语。

“顾客，我的价格也不算很高，你点了我的全场，还睡了我……你别露出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都这么大个人了，敢做就要敢当啊。要不我给你打个五折，再把零头全给你免了，就五万吧。”





如此幻灭的话，让我满脑子飘的都是惊叹号，已经无暇在暗地里画圈圈诅咒他了，我将眼睛睁得比铜铃还要大：“一夜五万，你那下面镶了金子吗？”

真是的，什么玩意儿嘛，我一个在布满潜规则、明规则、隐规则的都市夹缝里求生的人，出来试试腐界水深浅就要付出五万的代价？这简直就是在坑爹！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就打电话去问经理好了。你问他，买下我饶辰一晚需要多少钱？”大灰狼说完这话，眼中邪芒闪烁，拿出手机拨通了经理的电话号码，递给我要我去核实一下他所说的价格。

“不用打了，不用打了……”我急忙推开他的手，这厮杀人于无形黑人于无声的话早把我轰炸得脑袋空空，哪还有脑力去跟经理过招？

饶辰放下电话，嘴角扬起一缕暧昧的笑意：“顾客，你要是不问那就算了。不过，你是打算刷卡还是开支票呢？”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试探性地问他：“可以刷医保卡吗？”

他朝我丢来一道鄙视的眼神：“你觉得呢？”

“好像不行……”我汗流浹背。

但没隔几秒，我忽然想起一个可以抵债的好办法。于是乎，我立刻抖擞精神，抬眼望向他：“我说……你看这样行不，我多给你介绍几个富太太，我们之间就算扯清了好吗？我认识很多有钱的富太太哦，比如说东邦的威妮恩，酷乐俱乐部的焦莲娜。”

饶辰瞪眼，三条黑线顺着他的额头滚滚而下：“顾客，你不能将其她女人拉扯进来，毁了我们之间这种纯肉体交易的简单美啊！”

那个“美”字，听得我整个人都酥脆了。

他挑了挑眉梢，眼里透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旖旎之色。细长的手指上轻轻地抚弄着我的耳垂，他忽地将话题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顾客，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小小地惊讶了一下，对他的爱抚感到很不适应，浑身起了一层





细细的鸡皮疙瘩。我抖了抖身子，沉着脸告诉他：“我从来不记自己的电话号码。”

“那你把手机拿出来，现在打一个电话给我。”他慵懒地说道。几乎就在他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我立马脱口而出：“昨天出门太急，没带手机，手机也关机了。”

饶辰怔了怔，露出一副狐疑的表情，直起身子取过床头柜上的睡袍穿在身上，从后面再次揽住我的腰：“顾客，我看你也没钱买单，要不我吃点亏，你就用自己的身体来抵债好了？”

这简短的话语，仿佛晴天里的一道霹雳，硬生生砸中了我的脑袋。他这厚颜无耻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是想让我欠债肉偿吗？

我顿时眼圈一红，整颗心拔凉拔凉的。像是顷刻间丧失了语言能力一样，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顾客，我的这个提议，你认为还可以吗？”他撇过脸，用邪魅的眼眸瞅着我不说，手还无耻地在我身上游移着蹂躏着我。

他这也太强迫我了吧！

我忍无可忍地把胳膊往上一抬，以超凡脱俗的四十五度角，用肘子对他进行着肉体上的打击。

饶辰顿时闷呼出声，击散了室内旖旎气息的同时，饶辰那邪魅斐然清傲风雅的形象也瞬间被华丽丽颠覆成了猥琐的包子。

他露出鄙视的眼神瞪了我一眼，抽回手捂住抽筋中的眼角，小腰佝偻着很有艺术美地将整个身子都往后挪了一下。

我急忙从床上跳了下去，以雕塑般镇定的表情凝视着他。也不知打中了他哪儿，但是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心里那叫一个通体舒畅啊，高兴得灵魂都快冒出躯壳挥舞着胜利的旗子狂奔了。

在这充满苦逼悲戚气氛的早晨里，我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像个做了坏事没被抓住的小孩一样得意，喉头轻蔑地冒出警告：“你这只作风





奢靡的贱鸭，这是你自找的。别以为长了一张好看的脸蛋，就可以恬不知耻地漫天开价来欺负我，非礼我。我可警告你，你要是再敢对我无理取闹，小心我去警局告你……”

饶辰一脸的气急败坏，整个人悲愤得想冲上来杀了我似的，吓得我急忙转身朝着楼下狂奔而去。

出了酒店的大门，只见街道上腾起了一股氤氲的薄雾，与朝阳挥洒出的耀眼光芒相互缠绕着游走在半空，美得真让人喟叹。

我忍着想哭的冲动，从皮包里拿出手机拨通了死党马媛利的号码，怒火冲天地骂着她：“马媛利，你这个挨千刀的，我要杀了你……你好意思问我一大清早在说什么，你心里清楚！你昨夜居然敢抛下我跑了，你知不知道我被那只神兽贱鸭给猥亵了……你妹的，他占了我的便宜不仅卖乖还想要坑我的钱……”

“这是游戏规则，我老早就跟你说了，你自己不信。我说你也别气得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没完没了，你也不看看现在才几点。我一会儿上班的时候过去看看你吧，OK？拜拜！”

大概过了三十分钟，我便来到了公司。刚走进公司大门，却听到一阵让我想把对方祖宗都揪出来挨个数落的八卦。

八卦内容如下：

“我就说那个隐忍憋屈，连男人都跟别人跑了的丧门星，准耐不住寂寞的，你们偏不信！昨天晚上要不是经常来单位找我的那个朋友瞧见她去了那种地方，我都不敢相信她的生活会腐烂到这种地步，简直就是精神肉体双重堕落。”

“……真没想到啊，林车车这么老实的一个人也会去那种地方找男人……”

“我看啊，她骨子里闷骚得发慌，没有男人是不行的吧！我经常看见她对策划部的经理暗送秋波，也不知道有没有跟他鬼混过。”

“啧啧啧，我早说了就她那种天然呆，故意大面积露肉在公司晃



悠，除了去那种地方找男人给温暖，谁还会要她啊？还整天打扮得跟一蜘蛛精似的，只差新红雷那华丽丽的铜钱头没戴在头上了……”

我整颗心都膨胀了起来，真不敢相信昨晚的事，竟以光速散播得整个单位都知道了！愤怒的情绪在我体内瞬间波动了起来。

说这些话的人，怎么不去照照镜子，她们怎么不说说自己的打扮，整个一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呢？

我揣着一颗隐隐滴血的心，气咻咻地走进电梯里。感觉自己如炮灰配角一样悲催，心里一下涌起千般悲切。一想起那只猥琐我吃我豆腐之后还要敲诈我钱的贱鸭，我就恨得牙痒痒，眼中也不停有怒火喷射而出。

“当——”的一声，两道银白色的大门在我眼前缓缓地敞开。我赶紧敛起所有情绪，慢吞吞地往外走。

一路上，我发现所有人都朝我投来了异样的眼光，原本天真烂漫活泼开朗的我，瞬间被蹂躏蹉跎得血肉模糊。我再难保持着自己淡定的情绪，怒火冲天地吼了一声：“看什么看，你们这群生猛的海鲜，不要用你们那带着腥味的生命火光来燃烧我。”

话语声一落，大伙儿的眼神都僵直了，疑似带着“你这人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的潜台词瞥了我一眼。我无比懊悔地在脸上露出一副特囧的表情，缩头缩脑地进了更衣室，坐在椅子上调整着暴躁抓狂的情绪，忍不住将脱下的鞋子狠狠地砸到了柜子里。

大概过了五分钟，我感觉什么都放下了，心中的怒气也渐渐平息住，这才缓慢地脱掉另一只球鞋换上高跟鞋，然后穿上工作服。

然后自我安慰着走出更衣室，拿上昨日开会时经理安排下来让我们这组负责营销开盘的楼层的宣传单，去了售楼厅。

华瑞公司的售楼厅。

我坐在售楼厅的接待台前，整理着桌面上的宣传单。有人推门进来，我立刻以一种哈利波特骑着扫帚的速度奔了过去，然后详细询问





他的要求，接着我又给他推荐本公司在顺庆区沪江河推出的博雅公寓。这名顾客好似非常满意那个地区的楼房，预约礼拜天去看看采光这些问题，留下电话号码就离开了。

我回到接待台前，将刚才那个顾客留下的电话以及一些信息登记在表格上。这时，一只处理得鬼片里面才会出现的手，很突兀地在我耳边打了一个响亮的响指。

我惊愕之余被吓了一跳，连想也没想就转过身去，喜滋滋地张嘴从喉咙里冒出一句：“您好，请问要看房吗？”结果一张此生最不受我待见的带着嘲弄表情的面孔直接撞入了我的视野中。我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情绪一下子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我在心中阴暗地想着，鸭子不是晚上出动白天窝在床上拱被窝的吗，他怎么……怎么能破坏行规，阴魂不散地追到这儿来？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没职业道德的鸭子呢！真是气死人了！

我心烦气躁地瞪了他一眼，又怕他会在这儿闹事坏了自己的名声，那本还焦躁的心情竟变得惶惶不安起来。我赶紧转过身去，稀里哗啦地整理着宣传单，冷冷地对他说着：“先生，我们的沙盘不在这儿，在大厅的中间，如果你是打算买房，请转身向前走。”

饶辰那略带挑衅的话语声从身后传来：“是吗，如果我不是来看房的呢？”

如果不是来看房，那明显就是来找碴儿了？

今天的霉运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么无聊又变态的衣冠禽兽啊，早上放过他，他怎么能这么不知趣呢，还敢跑到这儿来，难道是为了那五万？

五万啊，五万……

一想到这个数字，我的心仿佛被刀捅了一下，咬牙切齿地转过身盯着他，嗓音也提高了好几分贝：“如果你不是来看房，那就请你往右边的大门走，我们这儿可不是 PUB，也没有富婆给你勾搭。当然，你现





在可以改口告诉我你要购房,但是按照我对你的认识,你只会浪费我的时间。所以在我没有叫保安来之前,先生,请你还是圆润地离开吧。”

饶辰歪着脑袋,一副已将我心思看穿的神情,身子慵懒地倚在接待台上,他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售楼小姐,你这么气焰嚣张地赶走顾客,要是被你的经理知道,你说你是肯费时间向我介绍楼盘呢,还是等着收解雇信?”

“……”我眼神僵住。

“还有女士,光凭你今早在房内对我的认识,就来判断我这个人,你是不是太主观了。或者我应该多给你一点时间,让你来重新认识我了解我。要不就今晚吧,同一个地方,同一间房里,你跟我再相互认识一次?”

“你——”我被他的话气得嘴角一抽一抽的。

觉得这简直就是噩梦,噩梦……

我气咻咻地伸手搓着自己的脑袋,用刀般锐利的眼神恶狠狠地盯着那在贱贱无敌中摆出一副十分可憎神情的他。

他从唇边逸出了一丝笑意,静静欣赏着苦大仇深的我。

我也不知是不是这厮体内的邪恶因子在蠢蠢欲动着,他似乎生出一股想要捉弄我的想法。唇边竟然邪魅地滑出一丝微笑,在此时宛如一朵裹在氤氲薄气中的罂粟,让我看得不真切。但同时又觉得他那充斥着丝丝柔情的眼睛就像一支麻醉剂,盯得我大脑混乱以至到了无法思考的地步了。

他想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吧?

突然,他的目光莫名其妙地往下移去,也不知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忽然以十分惊讶的语气对我说:“噢!售楼小姐,你的名字原来这么诡异,叫林车车啊。难怪今早问你,你不肯说。”

听完他这番话,我心中的警钟瞬间发出尖锐的鸣叫声,登时反应过来伸手按住胸口,先发制人地拦住还有话要说的他,骂道:“你这只死贱鸭,原来视线就没从我的胸前移开过。你刚才说了那么一大堆废





话，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

饶辰不屑地挑了挑眉，淡淡地扯了扯薄薄的两瓣嘴唇。正当我纳闷他想说什么时，他用手勾住了我的小蛮腰，将我整个身子拉向他的胸膛：“顾客，你那扁平的胸有什么好看的。我倒是觉得，你现在的穿着打扮很不符合你的身份呢，化的妆容也略浓，看起来十分老气，我还是觉得昨晚的你让我看得更顺眼。”

我着实吓了一跳，满脸涨得通红。往四周看看，见大厅里面都是自己的姐妹，才不必怕他。于是我怒火中烧地用手掐着他的胳膊，压低声音恶狠狠地告诫着他：“你就是一个‘井’号键，横竖都犯二。我可警告你，你不要在这儿找麻烦，不然我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饶辰眉眼带笑，眼瞳深处藏着的邪气更盛：“顾客，你又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我刚才还提醒你，我们的身份变换了，你应该收敛下你的脾气。你上午弄伤我的那笔账我还没找你算，你现在又掐伤我，难道教你语文的是体育老师吗，出来偷腥不买单就只会逃跑？”

他句句在理的话，让我蛋疼到无语凝噎中，真想用寒冰箭搓死他，来泄我心头之恨。

可是我除了在脑中邪恶地幻想以外，什么都不能做。

因为这只雄性生物的长相在男人中算得上是佼佼者，往这一摆竟成为了吸引女性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大厅里面，所有女人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八婆们用非人类的语言交汇着我听不清的话语不说，小眼神里还闪烁着妒忌的光芒。

甚至还有人摸爬滚打一路探索过来，踩着凌波微步如幽灵般在我俩身边飘忽不定着。

我那一颤一颤的小心脏，都快被这帮孙子给雷焦了。实在是很讨厌围绕在四周不断冒出来的敢死队员们。

也不知沉默在一旁的饶辰到底在想些什么，眼角似有若无地瞥了一眼那群脑残花痴，唇角勾起了一个完美的弧度：“怎么突然间就不说





话了,你感到害怕了吗,你刚才不是还一副气焰嚣张的样子?我发现啊,只要一有人围上来,你就透露了你的心虚!”

我眉头一皱,一下子被击中了命脉,情绪越发急躁起来。

我确是很害怕啊,本以为在自己的地盘,有公司姐妹们在场问题会很好地解决。可是就她们那副花痴样儿,纯粹就是玩“心跳”上瘾,精神穷得实在没办法,只能用飘玻璃心来排解空虚,几乎完全可以忽略她们的存在了。

我嘴里哼哼唧唧着:“死鸭子,能把你的手拿开吗?你这样搂着我,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如果你不想日日被围观,天天被群殴的话,最好立刻消失在我的眼前。”

我说得这么狠,可是他却似乎患了选择性耳聋。只见他神色慵懒地垂下头来,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目光却紧紧地盯着我的唇瓣,将他接下来的想法全给暴露了出来。

我心中顿时一骇,脸都绿了,很怀疑眼前这只狼是不是跨越数百年光阴经过数次轮回转世的西门庆。真希望上帝能按个快捷键将此人给注销了,看着就心烦。

我伸手推了推他,想要阻止他接下来的邪恶举止,可惜力气太小推不动。又见前来看好戏的人都朝着密集型发展得越来越多了,赶紧反手一把拽住饶辰的胳膊,呼啦啦地拖着他蹿到底楼的杂物房内,打算私下解决。

我“砰”的一声甩上大门,转过身指着他的鼻子,气焰高涨,愤愤不平地道:“你这只死贱鸭,今早放你一马,你就以为我好欺负想爬到我的头顶叫嚣,学不乖了是吗?”

“……学不乖?”饶辰好似为我的话感到很诧异似的,表情萌得让人很是吃不消。

我瞪大了眼睛,用颇为阴森的声音说:“我告诉你,你一日为鸭,终身都是鸭,别以为穿得人模狗样就是绅士,可以白天跑出来骗钱骗色





了！你也不照照镜子，即使一脸的正派相，也不能掩盖你那白里透红的放浪作风。”

饶辰挑眉，淡定自若地转过目光左右打量着四周的环境，满不在乎地回敬着我：“售楼小姐，你以为摆脱掉外面的人，你就能踩在我的头上叫嚣了吗？啊，我忽然想起，你今早跟我说你认识很多有钱的富太太，我还纳闷你是怎么认识那些人的，原来她们都是华瑞的顾客啊。你一个月薪水多少，五万对你来说，好像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吧？”

这厮想死吗，竟丧心病狂地将话锋一转，提起那杀伤力超强的五万。我瞬间石化，额上滑下一排排冰雹汗直挺挺地砸向心窝。

“我是售楼小姐又怎么样，总比有些人出卖色相肉体，设下圈套去圈别人的钱要好得多吧。比如说你，你这只该死的贱鸭，你以为你值五万吗？昧着良心来坑我的钱，死了也要下地狱的。”

“哈！你一口一个死鸭子这么叫我，还说我骗色骗钱，就好像你是观世音天天把色即是空的匾额悬挂在胸前一样。也不知昨晚是谁拉着我不放，睡了我之后就翻脸无情。你想无情也得把我们之间的这笔账算清吧，林车车女士！”饶辰一面说一面收回打量杂物房的目光，转向我。

我皱起眉头，愤怒化成了巨大的海啸从心中翻卷而出：“算什么账，我昨晚有说要你陪睡了吗？我只不过是想你下个礼拜三把时间空出来给我，冒充我的男友跟我去参加同学会走一场秀而已。是你自己思想淫秽占了我便宜还卖乖，又见我没人撑腰，心子黑得就跟地沟一样想坑我的钱！我警告你，别以为我真不敢揍你！”

我话音一落，饶辰也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竟然一边感叹一边瞎激动地询问我：“你说你去那种地方是为了找个男公关跟你去参加同学会？”

“是啊。怎么，不可以吗？”说起这个，我就感到一种从头顶到脚趾的悲凉，要不是听信了马媛利的馊主意，怎么会摊上这种事？

饶辰魅惑的俊脸上扬起一抹浅浅的笑意，也不知他是不是中邪了，嘴里竟然溜出一句足以雷死我的话语来：“售楼小姐，五万你可以不用